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二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四夷附錄第一

嗚呼夷狄居處飲食隨水草寒暑徙遷有君長部號而無  
世族文字記別至於弦弓毒矢疆弱相并國地大小興滅  
不常是皆烏足以考述哉惟其服叛去來能為中國利害  
者此不可以不知也自古夷狄之於中國有道未必服無  
道未必不來蓋首因其衰盛雖常置之治外而羈縻制馭  
恩威之際不可失也其得之未必為利失之有足為患可不



慎哉作四夷附錄

夷狄種號多矣其大者自以名通中國其次小遠者附見又其次微不足錄者不可勝數其地環列九州之外而西北常疆爲中國患三代儉狃見於詩書秦漢以來匈奴著矣隋唐之間突厥爲大其後有吐蕃回鶻之疆五代之際以名見中國者十七八而契丹最盛契丹自後魏以來名見中國或曰與庫莫奚同類而異種其居曰裊羅箇沒里沒里者河也是謂黃水之南黃龍之北得鮮卑之故地故又以其爲鮮卑之遺種當唐之世其地北接室韋東隣高麗西界奚國而南至營州其部族之大者曰大賀氏後分爲八

部其一曰但利皆部二曰乙室活部三曰實活部四曰納尾部五曰頻沒部六曰內會雞部七曰集解部八曰奚嗚部部之長號大人而常推一大人建旗鼓以統八部至其歲久或其國有災疾而畜牧衰則八部聚議以旗鼓立其次而代之被代者以爲約本如此不敢爭其部大人遥輦次立時劉仁恭據有幽州數出兵摘星嶺攻之每歲秋霜落則燒其野草契丹馬多飢死即以良馬賂仁恭求市牧地請聽盟約甚謹八部之人以爲遥輦不任事選於其衆以阿保機代之阿保機亦不知何部人也爲人多智勇略而善騎射是時劉守光暴虐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阿保



機乘間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依唐州縣置城以居之  
漢人教阿保機曰中國之王無代立者由是阿保機益以  
威制諸部而不肯代其立九年諸部以其久不代共責誚  
之阿保機不得已傳其旗鼓而謂諸部曰吾立九年所得  
漢人多矣吾欲自爲一部以治漢城可乎諸部許之漢城  
在炭山東南藥河上有鹽鐵之利乃後魏滑鹽縣也其地  
可植五穀阿保機率漢人耕種爲治城郭邑屋廛市如幽  
州制度漢人安之不復思歸阿保機知衆可用用其妻述  
律策使人告諸部大人曰我有鹽池諸部所食然諸部知  
食鹽之利而不知鹽有主人可乎當來犒我諸部以爲然

共以牛酒會臨池阿保機伏兵其旁酒酣伏發盡殺諸部  
大人遂立不復代梁將纂唐晉王李克用使人聘于契丹  
阿保機以兵三十萬會克用於雲州東城置酒酒酣握手  
約爲兄弟克用贈以金帛甚厚期共舉兵擊梁阿保機遣  
晉馬千匹既歸而背約遣使者抱笏梅老聘梁梁遣太府  
卿高頃軍將郎公遠等報聘逾年頃還阿保機遣使者解  
里隨頃以良馬貂裘朝霞錦聘梁奉表稱臣以求封冊梁  
復遣公遠及司農卿渾特以詔書報勞別以記事賜之約  
共舉兵滅晉然後封冊爲甥舅之國又使以子弟三百騎  
入衛京師克用聞之大恨是歲克用病臨卒以箭屬莊宗



期必滅契丹渾時等至契丹阿保機不能如約梁亦未嘗封  
冊而終梁之世契丹使者四至莊宗天祐十三年阿保機  
攻晉蔚州執其振武節度使李嗣本是時莊宗已得魏博  
方南向與梁爭天下遣李存矩發山北兵存矩至祈溝關  
兵叛擁偏將盧文進擊殺存矩亡入契丹契丹攻破新州  
以文進部將劉殷守之莊宗遣周德威擊殷而文進引契  
丹數千萬大至德威懼引軍去為契丹追及大敗之德威  
走幽州契丹圍之幽薊之間虜騎遍滿山谷所得漢人以  
長繩連頭繫於木漢人夜多自解逃去文進又教契丹  
為火車地道一山以攻城城中鎔銅鐵汁揮之中者輒

爛墮德威拒守百餘日莊宗遣李嗣源闡寶李存審等救  
之契丹數為李嗣源所敗乃解去契丹比比尤頑傲  
父母死以不哭為勇載其尸深山置大木上後後往  
其骨焚之酹而呪曰夏時向陽食冬時向陰食使我射獵  
猪鹿多得其風俗與奚靺鞨頗同至阿保機稍并服旁諸  
小國而多用漢人漢人教之以隸書之半增損之作文字  
數千以代刻木之約又制婚嫁置官號乃僭稱皇帝自號  
天皇王以其所居橫帳地名為姓曰世里世里譯者謂之  
耶律名年曰天贊以其所居為上京起樓其間號西樓又  
於其東千里起東樓北三百里起北樓南木葉山起南樓



往來射獵四樓之間契丹好鬼而貴日每月朔旦東向而拜日其大會聚視國事皆以東向為尊四樓門屋皆東向莊宗討張文禮圍鎮州定州王處直懼鎮且亡晉兵必并擊已遣其子郁說契丹使入塞以牽晉兵郁謂阿保機曰臣父處直使布愚欵曰故趙王王鎔王趙六世鎮州金城湯池金帛山積燕姬趙女羅綺盈廷張文禮得之而為晉所攻懼死不暇故皆留以待皇帝阿保機大喜其妻述律不肯曰我有羊馬之富西樓足以娛樂今捨此而遠赴人之急我聞晉兵彊天下且戰有勝敗後悔何追阿保機躍然曰張文禮有金玉百萬留待皇后可共取之於是空國

入寇郁之召契丹也定人皆以為契丹必為患不可召而處直不聽郁已去處直為其子都所廢阿保機攻幽州不克又攻涿州陷之聞處直廢而都立遂攻中山渡沙河郁告急於莊宗莊宗自將鐵騎五千遇契丹前鋒於新城晉兵自桑林馳出人馬精甲光明燭日虜騎愕然稍却晉軍乘之虜遂散走而沙河水薄虜皆陷沒阿保機退保望都會天大雪契丹人馬飢寒多死阿保機顧盧文進以手指天曰天未使我至此乃引兵去莊宗躡其後見其宿處環結在地方隅整然雖去而不亂歎曰虜法令嚴蓋如此也契丹雖無所得而歸然自此頗有窺中國之志患女真渤



海等在其後欲擊渤海懼中國乘其虛乃遣使聘唐以通  
好同光之間使者再至莊宗崩明宗遣供奉官姚坤告哀  
於契丹坤至西樓而阿保機方東攻渤海坤追至慎州見  
之阿保機錦袍大帶垂後與其妻對坐寶廬中延坤入謁  
阿保機問曰聞尔河南北有兩天子信乎坤曰天子以魏  
州軍亂命摠管令公將兵討之而變起洛陽凶問今至矣  
摠管返兵河北赴難京師為眾所推已副人望阿保機仰  
天大哭曰晉王與我約為兄弟河南北天子即吾兒也昨聞  
中國禍亂欲以甲馬五萬往助我兒而渤海未除志願不  
遂又曰我兒既沒理當取我商量新天子安得自立坤曰

新天子將兵二十年位至大摠管所領精兵三十萬天時  
人事其可得違其子突欲在側曰使者無多言蹊由奪牛  
豈不為過坤曰應天順人豈比匹夫之事至如天皇王得  
國而不代豈彊取之邪阿保機以即慰勞坤曰理正當如是  
尔又曰吾聞此兒有官婢二千一人樂官千人放鷹走狗嗜  
酒好色任用不肖不惜人民比其所以敗也我自聞其禍  
即舉家斷酒解放鷹犬罷散以官我亦有諸部樂官千人  
非公宴不用我若所為類吾以則亦安能長久又謂坤曰  
吾能漢語然絕口不道於部人懼其効漢而怯弱也因戒  
坤曰尔當先歸吾以甲馬三萬會新天子幽鎮之間共為



盟約與我幽州則不復侵汝矣阿保機攻渤海取其扶餘  
一城以爲東丹國以其長子人皇王突欲爲東丹王已而  
阿保機病死述律護其喪歸西樓立其次子元帥太子耀  
屈之坤從至西樓而還當阿保機時有韓延徽者幽州人  
也爲劉守光參軍守光遣延徽聘于契丹延徽見阿保機  
不拜阿保機怒留之不遣使以羊馬久之知其材召與語  
奇之遂用以爲謀主阿保機以党項室韋服諸小國皆延  
徽謀也延徽後逃歸事莊宗莊宗客將王緘諧之延徽懼求  
歸幽州省其母行過常山匿于德明家居數月德明問其  
所向延徽曰吾欲復走契丹德明以爲不可延徽曰阿保

失我如喪兩目而折手足今復得我必喜乃復走契丹  
阿保機見之果大喜以謂自天而下阿保機僭號以延徽  
爲相號政事令契丹謂之崇文令公後卒于虜羅屈之後  
更名德光葬阿保機木葉山謚曰大聖皇帝後更其名曰億  
德光立三年改元曰天顯遣使者以名馬聘唐并求碑石  
爲阿保機刻銘明宗厚禮之遣飛龍使告德德報聘  
定州王都反唐遣王晏球討之都以蠟丸書走契丹求援德  
光遣秃餒煎刺等以騎五千救都都及秃餒擊晏球於曲  
陽爲晏球所敗德光又遣惕隱赫邈益秃餒以騎七千晏  
球又敗之于唐河赫邈與數騎返走至幽州爲趙德鈞所



執而晏球攻破定州擒禿餒煎刺皆送京師明立斬禿餒  
等六百餘人而赦赫邈選其壯健者五十餘人令契丹直  
初阿保機死長子東丹王突欲當立其母述律遣其幼子  
安端少君之扶餘代之將立以爲嗣然述律尤惡安端光德  
光有智勇素已服其諸部安端已去而諸部希述律意共  
立德光突欲不得立長興元年自扶餘泛海奔唐明宗  
因賜其姓爲東丹而更其名曰慕華以其來自遼東乃以  
瑞州爲懷化軍拜慕華懷化軍節度瑞慎等州觀察處置  
等使其部曲五人皆賜姓名罕只曰罕友通穆古曰穆順  
義撒羅曰羅賓德易密曰易師仁裴禮曰蓋來賓以爲歸

化歸德將軍郎將又賜前所獲赫邈姓名曰狄懷惠程列  
曰列知恩煎刺曰原知感福郎曰服懷造竭失訖曰乙懷  
宥其餘爲契丹直者皆賜姓吉二年更賜突欲姓李更其  
名曰贊華三年以贊華爲義成軍節度使契丹自阿保機  
時侵滅諸國稱雄北方及救王都爲王晏球所敗喪其萬騎  
又失赫邈等皆名將而述律尤思念突欲由是卑辭厚幣  
數遣使聘中國因求歸赫邈煎刺等唐輒斬其使而不報  
當此之時中國之威幾振距幽州北七百里有渝關關東  
臨海北有兔耳覆舟山山皆斗絕並海東北有路狹僅通  
車其旁地可耕種唐時置東西狹石渌疇米磚長揚黃花



紫蒙白狼等戍以扼契丹於此戍兵常自耕食惟衣絮歲  
給幽州久之皆有田宅養子孫以堅守爲已利自唐末幽  
薊割據戍兵廢散契丹因得出陷平營而幽薊之人歲苦  
寇鈔自涿州至幽州百里人迹斷絕轉餉常以兵護送契  
丹多伏兵於鹽溝以擊奪之莊宗之末趙德鈞鎮幽州鹽  
溝置良鄉縣又於幽州東五十里築城皆戍以兵及破赫  
遼等又於其東置三河縣由是幽薊之人始得耕收而輸  
餉可通德光乃西徙橫帳居捺剌泊出寇雲朔之間明宗  
患之以石敬瑭鎮河東搃大同彰國振武威寧等軍禦之  
應順清泰之間調祭饋餉遠近勞敝德光事廿六母甚謹常

侍立其側國事必告而後行云敬瑭反帝遣張敬達等討  
之敬瑭遣使求救於德光德光白其母曰吾嘗夢石郎召  
我而使者果至豈非天邪母曰胡巫問吉凶巫言吉乃許  
是歲九月契丹出鴈門車騎逾之亘數十里將至太原遣人  
謂敬瑭吾爲尔今日破敵可也敬瑭對曰皇帝赴難要在  
成功不在速大軍遠來而唐軍甚盛願少待之使者未  
至而兵已交敬達大敗敬瑭出北門見德光約爲父子  
問曰大兵遠來戰速而勝者何也德光曰吾謂唐兵能守  
鴈門而扼諸險要則事未可知今兵長驅深入而無阻吾  
知大事必濟且吾兵多難久官以神速破之此其所以勝



也敬達敗退保晉安寨德光圍之唐遣趙德鈞延壽救敬  
達而德鈞父子按兵圍柏谷不救德光謂敬瑭曰吾三千里  
赴義義當徹頭乃築壇晉城南而立敬瑭為皇帝自解衣冠  
被之冊曰咨尔子晉王予視尔猶子尔視予猶父已而揚  
光遠殺敬達降晉晉高祖自太原入洛陽德光送至潞州  
趙德鈞延壽出降德光謂晉音向祖曰大事已成吾命大相  
温從尔渡河吾亦留此俟尔入洛而後止臨訣執手嘘歎  
脫白貂裘以衣高祖遺以良馬四二十四匹戰馬千二百匹戒  
曰子子孫孫無相忘時天顯元年也高祖已入洛德光乃  
止執趙德鈞延壽以歸德鈞幽州人也事劉守光守文為

軍校莊宗伐燕得之賜姓名曰李紹斌其子延壽本姓劉  
氏常山人也其父邗為齊縣令劉守文攻破齊縣德鈞得  
延壽并其母种氏而納之思以延壽為子延壽為人姿質  
妍柔稍涉書史明宗以女妻之號興平公主莊明之世德  
鈞鎮幽州十餘年以延壽為无見信任延壽明宗時為樞  
密使罷至廢帝立復以為樞密使晉高祖起太原廢帝遣  
延壽將兵討之而德鈞亦請以鎮兵討賊廢帝察其有異  
志使自飛狐出擊其後而德鈞南出吳兒會延壽於西唐  
延壽因以兵屬之廢帝以德鈞為諸道行營都統延壽為  
太原南面招討使德鈞為延壽求鎮州節度使廢帝怒曰



德鈞父子握彊兵求大鎮苟能敗契丹而破太原雖代予亦可若翫寇要君但恐大克俱斃因遣使者趣德鈞等進軍德鈞陰遣人聘德光求立已爲帝德光指穹廡前巨石謂德鈞使者曰吾已許石郎矣石爛可改也德光至潞州鎖德鈞父子而去德光母述律見之問曰汝父子自求爲天子何邪德鈞慙不能對悉以田宅之籍獻之述律問何在曰在幽州述律曰幽州屬我矣何獻之爲明年德鈞死德光以延壽爲幽州節度使封燕王契丹當莊宗明宗時攻陷營平二州及已立晉又得鴈門以北幽州節度管內今一十六州乃以幽州爲燕京改天顯十一年爲會同元年

年更其國號大遼置百官皆依中國參用中國之人晉高祖每遣使聘問奉表稱臣歲輸絹三十萬匹其餘寶玉珍異下至中國飲食諸物使者相屬於道無虛日德光約高祖不稱臣更表爲書稱兒皇帝如家人禮德光遣中書令韓頰奉冊高祖爲炎武明義皇帝高祖復遣趙瑩馮道等以太常鹵簿奉冊德光及其母尊號終其世奉之甚謹高祖崩出帝即位德光怒其不先以告而又不奉表不稱臣而稱孫數遣使者責晉晉大臣皆恐而景延廣對契丹使者語獨不遜德光益怒揚光遠反青州招之開運元年春德光傾國南寇分其衆爲三西出鴈門攻并代劉知遠擊



敗之于秀容東至于河陷博州以應光遠德光與趙延壽  
南攻陷貝州德光屯元城兵及黎陽晉出帝親征遣李守  
貞等東馳馬家渡擊敗契丹而德光與晉相距于河月餘  
聞馬家渡兵敗乃引衆擊晉戰于戚城德光臨陣望見晉  
軍旗幟光明而士馬嚴整有懼色謂其左右曰楊光遠言  
晉家兵馬半已餓死何其盛也兵既交殺傷相半陣間斷  
箭遺鏃布厚寸餘日暮德光引去分其兵爲二一出滄州  
一出深州以歸二年正月德光復傾國入寇圍鎮州分兵  
攻下鼓城等九縣杜重威守鎮州閉壁不敢出契丹南掠  
邢洛懿至于安陽河千里之內焚剽殆盡契丹見大桑木

罵曰吾知紫披襖出自汝身吾豈容汝活耶東薪於木而  
焚之是時出帝病不能出征遣張從恩安審琦皇甫遇等  
禦之遇前渡漳水遇契丹戰于榆林幾爲所虜審琦從後  
救之契丹望見塵起謂救兵至引去而從恩畏怯不敢追  
亦引兵南走黎陽契丹已北而出帝疾少間乃下詔親征  
軍于澶州遣杜重威等北伐契丹歸至古北聞晉軍且至  
即復引而南及重威戰于陽城衛村晉軍飢渴鑿汴輒壞  
絞泥汁而飲德光坐奚軍中呼其衆曰晉軍盡在此矣可  
生擒之然後平定天下會天大風晉軍奮死擊之契丹大  
敗德光喪車騎一白橐駝而走至幽州其首領大將各皆



數百獨趙延壽免焉是時天下旱蝗晉人苦兵乃遣開封  
府軍將張暉假供奉官聘于契丹奉表稱臣以脩和好德  
光語不遜然契丹亦自馭兵德光母述律嘗謂晉人曰南  
朝漢兒爭得一向目邪自古聞漢來和蕃不聞蕃去和漢  
若漢兒實有曲心則我亦何惜通好晉兵不復遣使然數  
以書招趙延壽延壽見晉衰而天下亂常有意窺中國而  
德光亦嘗許延壽滅晉而立之延壽得晉書偽為好辭報  
晉言身陷虜思歸約晉發兵為應而德光將高牟翰亦詐  
以瀛州降晉晉君臣皆喜三年七月遣杜重威李守貞張  
彥澤等出兵為延壽應兵趨瀛州牟翰空城而去晉軍至

城下見城門皆啓疑有伏兵不敢入遣柔漢璋追牟翰及  
之漢璋戰死重威等軍屯武彊德光聞晉兵出乃入寇鎮  
州重威西屯中渡與德光夾水而軍德光分兵並西山出  
晉軍後攻破藥城縣縣有騎軍千人皆降於虜德光每獲  
晉人刺其白文曰奉敕不殺縱以南歸重威等被圍糧絕  
遂舉軍降德光喜謂趙延壽曰所得漢兒皆與尔因以龍  
鳳赭袍賜之使衣以撫晉軍亦以赭袍賜重威遣傅佳兒  
監張彥澤將騎二千先入京師晉出帝與太后為降表自  
陳過谷德光遣解里以手詔賜帝曰孫兒但勿憂管取一  
喫飯處德光將至京師有司請以法駕奉迎德光曰吾躬



五十七  
援甲冑以定中原太常之儀不暇顧也止而未用出帝與  
太后出郊奉迎德光辭不見曰豈有兩天子相見於道路  
邪四年正月丁亥朔旦晉文武百官班于都城北望帝拜  
辭素服紗帽以待德光被甲衣貂裘貂帽立馬于高岡百  
官俯伏待罪德光入自封丘門登城樓遣通事宣言論衆  
曰我亦人也無懼我本無心至此漢兵引我來尔遂入  
晉宮宮中嬪妓迎謁皆不顧夕出宮于赤岡封出帝負義  
侯遷于黃龍府癸巳入居晉宮以契丹守諸門門廡殿庭  
皆磔犬掛皮以爲馭勝甲午德光胡服視朝于廣政殿乙  
未被中國冠服百官常參起居如晉儀而禮喪左社胡馬

奚車羅列階陛晉人以仇首不敢仰視二月丁巳朔金吾六  
軍殿中省仗太常樂舞陳于廷德光冠通天冠服絳紗袍  
執大珪以視朝大赦改晉國爲大遼國開運四年爲會同  
十年德光嘗許趙延壽滅晉而立以爲帝故契丹擊晉延  
壽常爲先鋒虜掠所得悉以奉德光及其母述律德光已  
滅晉而無立延壽意延壽不敢自言因李崧以求爲皇太  
子德光曰吾於燕王無所愛惜雖我皮肉可爲燕王用者  
吾可割也吾聞皇太子是天子之子燕王豈得爲之乃命  
與之遷秩翰林學士張礪進擬延壽中京留守大丞相錄  
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德光索筆涂其錄尚書事都督



中外諸軍事止以爲中京留守大丞相而延壽前爲樞密使封燕王皆如故又以礪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故晉相和凝並爲宰相礪明宗時翰林學士晉高祖起太原唐廢帝遣礪督趙延壽進軍於團柏谷已而延壽爲德光所鎖并礪遷于契丹德光重其文學仍以爲翰林學士礪常思歸逃至境上爲追者所得德光責之礪曰臣本漢人衣服飲食言語不同今思歸不得生不如死德光顧其通事高唐英曰吾戒爾輩善待此人致其逃去過在尔也因答唐英一百而待礪如故其惡之如此德光將視朔有司給延壽貂蟬冠礪三品冠服延壽與礪

皆不肯服而延壽別爲王者冠以自異礪曰吾在上國時晉遣馮道奉冊北朝道賞一貂冠其一宰相韓延徽冠之一其一命我冠之今其可降服邪卒冠貂蟬以朝三月丙戌朔德光服靴袍御崇元殿百官入閣德光大悅顧其左右曰漢家儀物其盛如此我得於此殿坐豈非真天子邪其母述律遣人賞書及阿保機明殿書賜德光明殿若中國陵寢下宮之制其國君死葬則於其墓側起屋謂之明殿置官屬職司歲時奉表起居如事生置明殿學士一人掌其書詔每國有大慶弔學士以先君之命爲書以賜國君其書常日報兒皇帝云德光已滅晉遣其部族酋豪及其



通事爲諸州鎮刺史節度使括借天下錢帛以賞軍胡兵  
人馬不給糧草日遣數千騎分出四野劫掠人民號爲打  
草穀東西二二千里之間民被其毒遠近怨嗟漢高祖起  
太原所在州鎮多殺契丹守將歸漢德光大懼又時已熟  
乃以蕭翰爲宣武軍節度使翰契丹之大族其號阿鉢翰  
之妹亦嫁德光而阿鉢本無姓氏契丹呼翰爲國舅及將  
以爲節度使李崧爲製姓名曰蕭翰於是始姓蕭德光已  
留翰守汴乃北歸以晉內諸司伎術宮女諸軍將卒數千  
人從自黎陽渡河行至湯陰登愁死岡謂其宣徽使高勳  
曰我在上國以打圍爲樂自入中國心常不使若得  
復吾本土死亦無恨勳退而謂人曰虜將死矣相州梁暉  
殺契丹守將閉城距守德光引兵攻破之城中男子無少  
長皆屠之婦女悉驅以北後漢以王繼弘鎮相州得饜饅  
十數萬枚爲大家葬之德光至臨洺見其井邑荒殘笑謂  
晉人曰致中國至此皆燕王爲罪首又顧張礪曰尔亦有  
力焉德光行至藥城得疾卒于殺胡林契丹破其腹去其  
腸胃實之以鹽載而北晉人謂之帝把焉永康王元欲立  
謚德光爲嗣聖皇帝號阿保機爲太祖德光爲太宗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二

四夷附錄第三

兀欲東丹王突欲子也突欲奔于唐兀欲留不從  
號永康王契丹好飲人血突欲左右姬妾多刺其  
臂吮之其小過輒挑目剗灼不勝其毒然喜賓  
客好飲酒工畫頗知書其自契丹歸中國載書  
數千卷樞密使趙延壽每假其異書醫經皆中  
國所無者明宗時自滑州朝京師遙領武信軍節度  
使食其俸賜甲第一區宮女數人契丹兵助晉于太  
原唐廢帝遣宦者秦繼旻皇城使李彥紳殺突



欲于其第晉高祖追封突欲為燕王德光滅晉兀欲  
從至京師德光殺繼曼彥紳籍其家貲悉以賜兀欲  
德光死欒城兀欲與趙延壽及諸大將等俱入鎮州  
延壽自稱權知軍國事遣人求鎮州管鑰于兀欲兀  
欲不與延壽左右曰契丹大人聚而謀者詢詢必有  
變宜備之今中國之兵猶有萬人可以擊虜不然事  
必不成延壽猶豫不決兀欲妻延壽以為妹五月朔  
旦兀欲召延壽及張礪李崧馮道等置酒酒數行兀  
欲謂延壽曰妹自上國來當一見之延壽欣然與兀欲  
俱入食頃兀欲出坐笑謂礪等曰燕王謀反鎖之矣

諸君可無慮也又曰北帝在汴州與我等子一座計也

南朝軍國事昨聞宸疾無遺命燕王得自擅邪礪等

去兀欲召延壽廷正而詰之延壽不以對乃遣人監之而

籍其家貲兀欲宣德光遺制曰永康二大聖皇帝之嫡

人皇王之長子可於中京即皇帝位也京契丹謂鎮州也

遣使者告哀於諸鎮蕭翰聞德光死去汴州而北至鎮州

兀欲已去翰以騎圍張礪宅執礪而責曰汝教先帝勿用

胡人為節度使何也礪對不屈翰鎖之是夕礪卒兀欲為人雋

偉亦工畫能飲酒好禮士德光嘗以以絹數千匹兀欲散

之一日而盡兀欲已立先遣人報甘祖母述律怒曰



我兒平晉取天下有大功業其子在我側者當立人皇王  
背我歸中國其子豈得立邪乃率兵逆兀欲將廢之兀欲  
留其將麻荅守鎮州晉諸將相隨德光在鎮州者皆留之  
而去以翰林學士徐台符李瀚從行與其祖母述律相距  
于石橋述律所將兵多一歸兀欲兀欲乃幽述律於祖州  
祖州阿保機墓所也述律為人多智而忍阿保機死未嘗  
從行大將等妻謂曰我今為寡婦矣汝等豈宜有夫乃殺  
其大將百餘人曰可往從先帝左右有過者多送木葉山  
殺於阿保機墓隧中曰為我見先帝於地下大將趙思溫  
本中國人也以材勇為阿保機所寵述律後以事怒之更

送木葉山思溫不肯行述律曰尔先帝親信安得不往  
見之思溫對曰親莫如后后何不行述律曰我本欲從先  
帝上地下以子幼國中多故未能也然可斷吾一臂以送  
之左右切諫之乃斷其一腕而釋思溫不殺初德光之擊  
晉也述律常非之曰吾國用一漢人為主可乎德光曰不  
可也述律曰然則汝得中國不能有後必有禍悔無及矣  
德光死載其尸歸述律不哭而撫其尸曰待我國中人畜  
如故然後葬汝已而兀欲囚之後死于木葉山兀欲更名  
阮號天授皇帝改元曰天祿是歲八月葬德光於木葉山  
遣人至鎮州召馮道和凝等會葬使者至鎮州鎮州軍亂



大將白再榮等逐出麻荅據定州已而悉其衆以比麻荅者德光之從弟也德光滅晉以爲邢州節度使兀欲立命守鎮州麻荅尤酷虐多略中國人剝面抉目披髮斷腕而殺之出入常以鉗鑿挑割之具自隨寢處前後掛人肝脛手足言笑自若鎮定之人不勝其毒麻荅已去馮道等乃南歸漢乾祐元年兀欲率萬騎攻邢州陷內立契丹入寇常以馬嘶爲候其來也馬不甚嘶鳴而矛戟夜有光又月蝕虜衆皆懼以爲凶雖破內立而人馬傷死者太半兀欲立五年會諸部酋長復謀入寇諸部大入皆不欲兀欲強之燕王述軋與太寧王嘔里僧等率兵殺兀欲於火神淀德

光子齊王述律聞亂走南山契丹擊殺述軋嘔里僧而迎述律以立述律立改元應曆號天順皇帝後更名璟述律有疾不能近婦人左右給事中多以官者然畋獵好飲酒不恤國事每酣飲自夜至旦晝則常睡國人謂之睡王初兀欲常遣使聘漢使者至中國而周太祖入立太祖復遣將軍朱憲報聘憲還而兀欲死述律立遂不復南寇顯德六年夏世宗北征以保大軍節度使田景威爲淤口關部署右神武統軍李洪信爲合流口部署前鳳翔節度使王晏爲益津關部署侍衛親軍馬步都虞候韓通爲陸路都部署世宗自乾寧軍御龍舟樓船戰艦首尾數十里至益津關



降其守將而河路漸狹舟不能進乃捨舟陸行瓦橋淤口  
關瀛漠州守將皆迎降方下令進攻幽州世宗遇疾乃置  
雄州於瓦橋關霸州於益津關而還周師下三關瀛漠兵  
不血刃述律聞之謂其國人曰此本漢地今以還漢又何  
惜邪述律後為庖者因其醉而殺之

嗚呼自古夷狄服叛雖不繫中國之盛衰而中國之制夷  
狄則必因其強弱予讀周日曆見世宗取瀛漠定三關兵  
不血刃而史官譏其以王者之師馳千里而襲人輕萬乘  
之重於荏菁之間以僥倖一勝夫兵法決機因勢有不可  
失之時世宗南平淮甸北伐契丹乘其勝威擊其昏怠世

徒見周師之出何速而不知述律有可取之機也是時述  
律以謂周之所取皆漢地不足顧也然則十四州之故  
地皆可指麾而取矣不幸世宗遇疾功志不就然瀛漠三  
關遂得復為中國之人而十四州之俗至今陷於夷狄彼  
其為志豈不可惜而其功不亦壯哉夫兵之變化屈伸豈  
區區守常談者所可識也初蕭翰聞德光死北歸有同州  
郃陽縣令胡嶠為翰妻其妻隨入契丹而翰妻爭妬告翰  
謀反翰見殺嶠無所依居唐中七年當周廣順三年亡歸  
中國略能道其所見云自幽州西北入居庸關明日又西  
北入石門關關路崖狹一夫可以當百此中國控扼契丹之



險也又三日至可汗州南望玉臺山其峯最高者東臺也又三日至新武州西北行五十里有雞鳴山云唐太宗北伐聞雞鳴于此因以名山明日入永定關此唐故關也又四日至歸化州又二日登天嶺嶺東西連亘有路北下四顧真然黃雲白草不可窮極契丹謂嶠曰此辭鄉嶺也可一南望而為永訣同行者皆慟哭往往絕而復蘇又行三四日至黑榆林時七月寒如深冬又明日入斜谷谷長五十里高崖峻谷仰不見日而寒尤甚已出谷得平地氣稍溫又行二日渡涅水又明日渡黑水又二日至湯城淀地氣最溫契丹苦大寒則就溫于此其水泉清冷草軟如

茸可藉以寢而多異花記其種一曰旱金大如掌金色燦人一曰青囊如中國金燈而色類藍可愛又二日至儀坤州渡麝香河自幽州至此無里堪其所向不知為南北又二日至赤崖翰與兀欲相殘遂及述律戰于沙河述律兵敗而北兀欲追至獨樹濠遂囚述律于撲馬山又行三日遂至上京所謂西樓也西樓有邑屋市肆交易無錢而用布有綾錦諸工作官者翰林伎術教坊角觝秀才僧尼道士等皆中國人而并汾幽薊之人尤多自上京東去四十里至真珠寨始食菜明日東行地勢漸高西望平地松林鬱然數十里遂入平川多草木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紇得



此種以牛糞覆棚而種大如中國冬瓜而味甘又東行  
至裏潭始有柳而水草豐美有息雞草尤美而本犬馬食  
不過十本而飽自裏潭入大山行十餘日而出過一大林  
長二三里皆蕪荑枝葉有芒刺如箭羽其地皆無草兀欲  
時卓帳于此會諸部人葬德光自此西南行日行六十里  
行七日至大山門兩高山相去一里而長松豐草珍禽野  
卉有屋室碑石曰陵所也兀欲入祭諸部大人惟執祭器  
者得入入而門闔明日開門曰拋盜禮畢問其禮皆祕  
不肯言嶠所目見囚述律葬德光等事與中國所記差異  
已而翰得罪被鎖嶠與部曲東之福州福州翰所治也嶠  
等東行過一山名十三山云此西南去幽州二千里又東  
行數日過衛州有居人三十餘家蓋契丹所虜中國衛州  
人築城而居之嶠至福州而契丹多憐嶠教其逃歸嶠因  
得其諸國種類遠近云距契丹國東至于海有鐵甸其族  
野居皮帳而人剛勇其地少草木水鹹濁色如血澄之  
而後可飲又東女真善射多牛鹿野狗其人無定居行率  
負物遇雨則張葦為屋常作鹿嗚呼鹿而射之食其生肉  
能釀糜為酒醉則縛之而睡醒而後解不然則殺人又東  
南渤海又東遼國皆與契丹略同其南海曲有魚鹽之利  
又南奚與契丹略同而人好殺戮又南至于榆關矣西南



至儒州皆故漢地西則突厥回紇西北至媼厥律其人長大髡頭酋長全其髮盛以紫囊地苦寒水出大魚契丹仰食又多黑白黃貂鼠皮北方諸國皆仰足其人最勇隣國不敢侵又其西轄戛又其北單于突厥皆與媼厥律略同又北黑車子善作車帳其人知孝義地貧無所產云契丹之先常役回紇後背之走黑車子始學作車帳又北牛蹄突厥人身牛足其地尤寒水曰葫蘆河夏秋水厚二尺春冬冰徹底常燒器銷冰乃得飲東北至韃劫子其人髡首披布為衣不鞍而騎大弓長箭尤善射遇人輒殺而生食其肉契丹等國皆畏之契丹五騎遇一韃劫子則皆散走

其國三面皆室韋一曰室韋二曰蒲頭室韋三曰獸室韋其地多銅鐵金銀其人工巧銅鐵諸器皆精好善織毛錦地尤寒馬溺至地成冰堆又北狗國人身狗首長毛不衣手搏猛獸語為犬嗥其妻皆人能漢語生男為狗女為人自相婚嫁穴居食生而妻女人食云嘗有中國人至其國其妻憐之使逃歸與其筋十餘隻教其每走十餘里遺一筋狗夫追之見其家物必嚙而歸則不能追矣其說如此又曰契丹嘗選百里馬二十匹遣十人賞乾飴北行窮其所見其人自黑車子歷牛蹄國以北行一年經四十三城居人多以木皮為屋其語言無譯者不知其國地山川部族



名號其地氣遇平地則溫和山林則寒冽至三十三城得  
 一人能鐵甸語其言頗可解云地名頡利烏于耶堰云自  
 此以北龍蛇猛獸魑魅羣行不可往矣其人乃還此北荒  
 之極也契丹謂嶠曰夷狄之人豈能勝中國然晉所以敗  
 者主暗而臣不忠因具道諸國事曰子歸悉以語漢人使  
 漢人努力事其主無為夷狄所虜吾國非入境也嶠歸錄  
 以為陷虜記云契丹年號諸家所記舛謬非一莫可考  
 正惟嘗見於中國者可據也據耶律德  
 光立晉高祖冊文云惟天顯九年歲次丙申是歲乃晉大  
 福元年推而上之得唐天成年三年戊子為天顯元年按契  
 丹附錄德光與唐明宗同年而立三年改元天顯與此  
 正合矣又據開運四年德光滅晉入汴肆赦稱會同十年  
 推而土之得天福三年為會同元年是天顯十年而十  
 一年改為會同矣惟此二者其據甚明餘皆不足考也附

錄所載夷狄年号多略不書蓋  
 無所用故不必備也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三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四

四夷附錄第三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奚本匈奴之別種當唐之末居陰涼川在營府之西幽州之西南皆數百里有人馬二萬騎分為五部一曰阿會部二曰啜米部三曰爾古質部四曰奴皆部五曰墨訖支部後徙居琵琶川在幽州東北數百里地多黑羊馬趨前蹄堅善走其登山逐獸下上如飛契丹阿保機強盛室韋奚霫皆服屬之奚人常為契丹守界上而苦其苛虐奚王去諸怨叛以別部



西徙媯州北山射獵常採北山麝香仁參賂劉守光以  
自託其族云土數千帳始分爲東西奚去諸之族頗知耕種  
歲借邊民死地種稼秋熟則來獲窖之山下人莫知其處  
爨以平底云化鼎煮糝爲粥以寒水解之而飲去諸卒子掃  
剌立莊宗止劉守光賜掃剌姓李更其名紹威紹威卒子  
拔剌立同光以後紹威父子數遣使朝貢初紹威娶契丹  
女舍利逐不魯之姊爲妻後逐不魯叛亡入西奚紹威納  
之晉高祖入立割幽州鴈門以北入于契丹是時紹威與  
逐不魯皆死耶律德光巴立晉北歸拔剌迎謁馬前德  
光曰非尔罪也自我者掃剌與逐不魯亦乃發其墓粉其

骨而颺之後德光滅晉拔剌常以兵從其後不復見於中  
國自去諸徙媯州自別爲西奚而東奚在琵琶川者亦爲  
契丹所并不復能自見云

吐渾本號吐谷渾或曰乞伏乾歸之苗裔自後魏以來名  
見中國居於青海之上當唐至德中爲吐蕃所攻部族分  
散其內附者唐處之河西其大姓慕容拓拔赫連等族等  
懿宗時首領赫連鐸爲陰山府都督與討龐勳以功拜大  
同軍節度使爲晉王所破其部族益散處蔚州界中莊  
宗時有首領白承福者依中山北石門爲柵莊宗爲置寧  
朔奉化兩府以承福爲都督賜其姓名爲李紹魯終唐時



常遣使朝貢中國晉高祖立割鴈門以北入于契丹於吐  
吐渾爲契丹役屬而苦其苛暴是時安重榮鎮成德有異  
志陰遣人招吐渾入塞承福等乃自五臺山入處中國契  
丹耶律德光大怒遣使者責誚高祖高祖恐懼遣供奉官  
張澄率兵搜索并鎮忻代等州山谷中吐渾驅出之然晉  
亦苦契丹思得吐渾爲緩急之用陰遣劉知遠鎮太原崇  
撫之終高祖時承福數遣使者朝貢後出帝與契丹絕盟召  
承福入朝拜大同軍節度使待之甚厚契丹與晉相距于  
河承福以其兵從出帝禦虜是歲大熱吐渾多病死乃遣  
承福歸太原居之嵐石之間劉知遠稍侵辱之承福謀復

亡出塞知遠以兵圍其族殺承福及其大姓赫連海龍白  
可父白鐵匱等其羊馬貨財鉅萬計皆籍沒之其餘衆以  
其別部王義宗主之吐渾遂微不復見初唐以承福之族  
爲熟吐渾長興中又有生吐渾杜每兒來朝貢每兒不知  
其國地部族至漢乾祐二年又有吐渾何曼刺來朝不知  
爲生熟渾蓋皆微不足考錄達靺鞨之遺種本在奚契  
丹之東北後爲奚契丹所攻而部族分散或屬契丹或屬  
渤海其別部散居陰山者自號達靺鞨當唐末以名見山國  
有每相温于越相温咸通中從朱耶赤心討龐勛其後李  
國昌克用父子爲赫連鐸等所敗嘗亡入達靺鞨後從克用



入關破黃巢由是居雲代之間其俗善騎射畜多駝馬其  
君長部族名字不可究見惟其嘗通於中國者可見云同  
光中都督折文通數自河西來貢駝馬明宗討王都於定  
州都誘契丹入寇明宗召達韃入契丹界以張軍勢遣宿州  
刺史薛敏忠以所獲契丹團牌二百五十及弓箭數百賜  
雲州生界達韃蓋唐常役屬之長興三年首領頡哥率其  
族四百餘人來附訖于顯德常來不絕

党項西羌之遺種其國在禹貢析支之地東至松州西接  
葉護南界春桑北隣吐渾有地三千餘里無城邑而有室  
屋以毛罽覆之其人喜盜竊而多壽往往至百五六十歲

其大姓有細封氏費聽氏折氏野利氏拓拔氏爲最強唐  
德宗時党項諸部相率內附居慶州者號東山部落居夏  
州者號平夏部落部有大姓而無君長不相統一散處邠  
寧鄜延靈武河西東至麟府之間自同光以後大姓之強  
者各自來朝貢明宗時詔沿邊置場市馬諸夷皆入市中  
國而回鶻党項馬最多明宗招懷遠人馬來無鴛壯皆隼  
而所讎常過直往來館給道路倍費其每至京師明宗爲  
御殿見之勞以酒食既醉達袂歌呼道其土風以爲樂去  
又厚以賜賚歲耗百萬計唐大臣皆患之數以爲言乃詔  
吏就邊場隼馬給直止其來朝而党項利其所得來不可



止其在靈慶之間者數犯邊為盜自河西回鶻朝貢中國道其部落輒邀劫之執其使者賣之佗族以易牛馬明宗遣靈武康福邠州藥彥稠等出兵討之福等擊破阿埋韋悉裒勒強賴埋廝骨尾及其大首領連香李八薩王都統悉那埋摩待御乞埋菟悉逋等族殺數千人獲其牛羊鉅萬計及其所劫外國寶玉等悉以賜軍士由是党項之患稍息至周太祖時府州党項尼也六泥香王子拓拔山等皆來朝貢廣順三年慶州刺史郭彥欽貪其羊馬侵擾諸部獨野雞族強不可近乃誣其族犯邊太祖遣使招慰之野雞族苦彥欽不肯聽命太祖遣邠州折從阮寧州刺史

張建武等討之建武勇於立功不能通夷情馳軍擊野雞族殺數百人而喜玉折思殺牛三族間建武擊破野雞族各以牛酒犒軍軍士利其物反劫掠之三族共誘建武軍至包山度險二族共擊之軍投崖谷死傷甚眾太祖怒罪建武等選良士為慶州刺史以招撫之其他諸族散處邊界上者甚眾然其無國地君長故莫得而紀次云突厥國地君世部族名號物俗見於唐著矣至唐之末為諸夷所侵部族微散五代之際嘗來朝貢同光三年渾解樓來天成二年首領張慕晉來長興二年首領杜阿熟來天福六年遣使者薛同海等來凡四至其後不復來然突



厥於時最微又來不數故其君長史皆失不能紀吐蕃國地君世部族名號物俗見於唐著矣當唐之盛時河西隴右三十三州涼州最大土沃物繁而人富樂其地宜馬唐置八監牧馬三十萬匹以安西都護府羈縻西域三十六國唐之軍鎮監務三百餘城常以中國兵更戍而涼州置使御慶之安祿山之亂肅宗起靈武悉召河西兵赴難而吐蕃乘虛攻陷河西隴右華人百萬皆陷于虜文宗時嘗遣使者至西域見甘涼瓜沙等州城邑如故而陷虜之人見唐使者夾道迎呼涕泣曰皇帝猶念陷蕃之民否其人皆天寶中陷虜者子孫其語言稍變而衣服猶不改

至五代時吐蕃已微弱回鶻党項諸羗夷分侵其地而不有其人民值中國衰亂不能撫有惟甘涼瓜沙四州常自通於中國甘州爲回鶻牙而涼瓜沙三州將吏猶稱唐官數來請命自梁太祖時常以靈武節度使兼領河西節度而觀察甘肅威等州然雖有其名而涼州自立守將唐長興四年涼州留後孫超遣大將拓拔承謙及僧道士耆老楊通信等至京師求旌節明宗問孫超等世家承謙曰吐蕃陷涼州張掖人張義朝募兵擊走吐蕃唐因以朝義爲節度使發鄆州兵二千五百人戍之唐亡天下亂涼州以東爲突厥党項所隔鄆兵遂留不得返今涼州漢人皆其



戍兵子孫也明宗乃拜孫超節度使清泰元年留後李文謙來請命後數年涼州人逐出文謙靈武馮暉遣牙將吳繼勳代文謙為留後是時天福七年明年晉高祖遣涇州押牙陳延暉賚詔書安撫涼州涼州人共劫留延暉立以為刺史至漢隱帝時涼州留後折逋嘉施來請命漢即以為節度使嘉施土豪也周廣順二年嘉施遣人市馬京師因來請命帥是時樞密使王峻用事峻故人申師厚者少起盜賊為兗州牙將與峻相友善後峻貴師厚弊衣蓬首日候峻出拜馬前訴以飢寒峻未有以發而嘉施等來請帥峻即建言涼州深入夷狄中國未嘗命吏請率募府率

供奉官能往者月餘無應募者乃奏起師厚為左衛將軍已而拜河西節度使師厚至涼州奏薦押衙副使崔虎心陽妃谷首領沈念般等及中國留人子孫王廷翰溫崇樂劉少英為將吏又自安國鎮至涼州立三州以控扼諸羌用其酋豪為刺史然涼州夷夏雜處師厚小人不能撫有至世宗時師厚留其子而逃歸涼州遂絕於中國獨瓜沙二州終五代常來沙州梁開平中有節度使張奉自號金山白衣天子至唐莊宗時回鶻來朝沙州留後曹義金亦遣使附回鶻以來莊宗拜義金為歸義軍節度使瓜沙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晉天福五年義金卒子元德立至七年



沙州曹元忠瓜州曹元深皆遣使來周世宗時又以元忠  
為歸義軍節度使元恭為瓜州團練使其所貢硃砂羚羊  
角波斯錦安西白氍金星蕃胡桐律大鵬砂氍玉團皆  
因其來者以名見而其卒立世次史者皆失其紀而吐蕃  
不見於世唐天成三年回鶻王仁喻來朝吐蕃亦遣使  
附以來自此數至中國明宗嘗御端明殿見其使者問其  
牙帳所居曰西去涇州二千里明宗賜以虎皮人一張皆  
披以拜委身宛轉落其氍帽髮亂如蓬明宗及左右皆大  
笑至漢隱帝時猶來朝後遂不復至史亦失其君世云  
回鶻為唐患尤甚其國地君世俗物見於唐著矣唐嘗以

女妻之故其世以中國為舅其國本在娑陵水上後為黠  
戛斯所侵徙夫德振武之間又為石雄張仲武所破其餘  
衆西徙役屬吐蕃是時吐蕃已略河西隴右乃以回鶻散  
處之當五代之際有居甘州西州者嘗見中國而甘州回  
鶻數至猶呼中國為舅中國答以詔書亦呼為甥梁乾化  
元年遣都督周易言等來而史不見其君長名號梁拜易  
言等官爵遣左監門衛上將軍楊沼押領還蕃至唐莊宗  
時王仁美遣使者來貢玉馬自稱權知可汗莊宗遣司農  
卿鄭續持節冊仁美為英義可汗是歲仁美卒其弟狄銀  
立遣都督安千想等來同光四年狄銀卒阿咄欲立天成



二年權知國事王仁裕遣李阿山等來明宗遣使者冊仁裕為順化可汗晉高祖時又冊為奉化可汗阿咄欲不知其為狄銀親疏亦不知其立卒而仁裕訖五代常來朝貢史亦失其紀其地出玉犂牛綠野馬獨峯駝白貂鼠羚羊角硃砂膾胸臍金剛鑽紅鹽芻糧駒駝之革其地宜白麥青麩麥黃麻蔥韭胡荽以橐駝耕而種其可汗常樓居妻號天公主其國相號媚祿都督見可汗則去帽被髮而入以為禮婦人總髮為髻高五六寸以紅綃囊之既嫁則加氈帽又有別族號龍家其俗與回紇小異長興四年回鶻來獻白鶻一聯明宗命解縶放之自明宗時常以馬市中國其所賣寶玉皆鬻縣官而民犯禁為市者輒罪之周太祖時除其禁民得與回鶻私市玉價由此倍賤顯德中來獻玉世宗曰玉雖寶而無益却之

于闐國地君世物俗見於唐五代亂世中國多故不能撫來四夷其嘗自通於中國者僅以名見其君世終始皆不可知而于闐尤遠去京師萬里外其國西南近葱嶺與婆羅門為鄰國而相去猶三千餘里南接吐蕃西北至踈勒二千餘里晉天福三年于闐國王李聖天遣使者馬繼榮來貢紅鹽鬱金羴牛尾玉氈等晉遣供奉官張匡鄴假鴻臚卿彰武軍節度判官高居誨為判官冊聖天為大寶于



開國王是歲冬十二月臣鄴等自靈州行二歲至于闐至  
七年冬乃還而居誨頗記其性復所見山川諸國而不能  
道聖天世次也居誨記曰自靈州過黃河行三十里始涉  
沙入党項界曰細腰沙神點沙云三公沙宿月支都督張  
自此沙行四百餘里至黑堡沙沙无廣遂登沙嶺沙嶺党  
項牙也其酋曰捻崖天子渡白土河至涼州自涼州西行  
五百里至甘州甘州回鶻牙也其南山百餘里漢小月支  
之故地也有別族號鹿角山沙云朱耶氏之遺族也自  
甘州西始涉磧磧無水載水以行甘州人教晉使者作馬蹄  
木澁木澁四竅馬蹄亦鑿四竅而綴之駝蹄則包以羆皮

乃可行西北五百里至肅州渡金河西百里出天門關又  
西百里出玉門關經吐蕃界吐蕃男子冠中國帽婦人辦  
髮戴瑟瑟珠云珠之好者一珠易一良馬西至瓜州沙州二  
州多中國人聞晉使者來其刺史曹元深等郊迎問使者  
天子起居瓜州南十里鳴沙山云冬夏殷殷有聲如雷云  
禹貢流沙也又東南十里三危山云三苗之所竄也其西  
渡都鄉河曰陽關沙州西曰仲雲族其牙帳居胡盧磧云  
仲雲者小月支之遺種也其人勇而好戰瓜沙之人皆憚  
之胡盧磧漢明帝時征匈奴屯田於吾盧蓋其地也地無  
水而常寒多雪每天暖雪銷乃得水臣鄴等西行入仲雲



界至大北城仲雲道相四人都督三十七人候晉使者  
臣鄴等以詔書慰諭之皆東向拜自仲雲界西始涉醜磧  
無水掘地得濕沙人置之甕以止渴又西渡陷河伐檉置  
水中乃渡不然則陷又西至紺州紺州于闐所置也在沙  
州西南云去京師九千五百里矣又行二日至安軍州遂  
至于闐垂天衣冠如中國其殿皆東向日金冊殿有樓曰  
七鳳樓以蒲桃為酒又有紫酒青酒不知其所釀而味尤  
美其食粳沃以蜜粟沃以酪其衣布帛有園圃花木俗喜  
鬼神而好佛聖天居處嘗以紫衣僧五十人列侍其年號  
同慶二十九年其國東南曰銀州廬州湄州其南千三百

里曰玉州云漢張騫所窮河源出于闐而山多玉者此山  
也其河源所出至于闐分為三束曰白玉河西曰綠玉河  
又西曰烏玉河三河皆有玉而色異每歲秋水涸國王滂  
玉于河然後國人得滂玉自靈州渡河至于闐往往見  
吐蕃族帳而子闐常與吐蕃相攻劫臣鄴等至于闐聖天  
頗責謂之以邀誓約臣鄴等還聖天又遣都督劉再昇獻  
玉千斤及玉印降魔杵等漢乾祐元年又遣使者王知鐸  
來

高麗本扶餘之別種也其國地君世見於唐比佗夷狄有  
姓氏而其官號略可曉其義當唐季末其王姓高氏曰光



元年遣使廣評侍郎韓申一副使春部少卿朴巖夾為其  
國王姓名史失不紀至長興三年權知國事王建遣使者  
來明宗乃拜建玄菟州都督充大義軍使封高麗國王建  
高麗大族也開運二年建卒子武立乾祐四年武卒子昭  
立王氏二世終五代常來朝貢其文也必請命中國中國  
常優答之其地產銅銀周世宗時遣尚書水部員外郎韓  
彥卿以帛數千匹市銅于高麗以鑄咸平六年昭遣使者貢  
其銀銅五萬斤高麗俗知文字喜讀書昭進別叙孝經一卷  
越王新義八卷皇極孝經一卷孝經雌圖一卷別叙叙  
孔子所生及弟子事迹越王新義以越王為問目若今正

義皇靈述

延年辟穀雌圖載日良皇靈皆不經之說

渤海本號

新魏高麗之別種也唐高宗滅高麗徙其人散

處中國置

安東都護府於平壤以統治之武后時契丹攻北

邊高麗別

種大乞乞仲象與靺鞨酋長乞乞四比羽走遼東

分王高麗

故地武后遣將擊殺乞乞四比羽而乞乞仲象亦

病死仲象

子祚榮立因并有比羽之衆其衆四十萬人據

挹婁臣于

唐至中宗時置忽汗州以祚榮為都督封渤海

郡王其後

世遂號渤海其貴族姓大氏開平元年國王大

謹讓遣使

者來訖顯德常來朝貢其國土物產與高麗同

謹讓世次

以卒史失其紀



新羅本韓人遺種也其國地君世物俗見於唐其去族為  
金氏朴氏自唐高祖時封金真為樂浪郡王其後世常為  
尹長同光二年新羅國王金朴英遣使來朝貢長興四年  
權知國事金溥遣使來朴英溥世次卒立史皆失其紀自  
晉已後不復至

黑水靺鞨本號勿吉當後魏時見中國其國東至海南界  
高麗西接天厥北鄰室韋蓋肅慎氏之地也其眾分為數  
十部而黑水靺鞨最亂其北尤勁悍無文字之記其兵角  
弓楛矢同元二年黑水元兒遣使者來其後常來朝貢自  
登州泛海出青州明年黑水胡獨鹿亦遣使來元兒胡獨

在州西或千里外地產羊馬其人推善戰  
其首領皆名其首領號昆明大鬼  
主羅殿王曹聖王九部落各遣使者來使者號元王附  
控柯以來

占城在西南其地方千里東至海西界雲南南鄰真  
臘北抵驩州其俗與大食同其乘象馬其食稻米水兒  
山羊鳥獸之奇犀孔雀自前世未嘗通中國顯德五年其  
德漫遣使者蒲訶散來貢猛火油八十四瓶薔薇  
燒其表以貝多葉書之以香木為函猛火油以灑  
則蓋微水云得自西域以麗衣雖出而香



國者遠不竭 曠占城  
略蓋其遠而罕至且不以中國為言

三十四

宗文





